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柳林风声

Lin Lin Feng Sheng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柳林风声

原著：[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李欣人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声 /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著; 李欣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青少版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322-5213-8

I. 柳… II. ①肯…②李… III. 童话-英国-现代-缩写本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915 号

柳林风声——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责任编辑: 忻 雁 王仙芳

绘画: 王 希 丁 玲 装帧设计: 付莉萍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 5.875 彩插: 10P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978-7-5322-5213-8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坛迎来了儿童文学的繁荣时代。这个时期英国涌现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1908年，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 1859-1932)将平素对儿子讲述的童话整理出版，取名为《柳林风声》。这部风格独特的童话故事立刻使作者享誉文坛。在此之前，格雷厄姆已是一位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1895年发表的《黄金时代》是他的成名作。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三年后作者又发表了续篇《梦幻的日子》。这两本书对英国的儿童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59年3月8日，肯尼斯·戈雷厄姆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5岁时父母亲相继去世，他比其他的孩子经历了更多的艰难。他在人生的坎坷中读完中学，便开始了艰辛的谋生之路。20岁后他幸运地进入银行工作，结束了动荡的生活。于是工作之余的格雷厄姆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纸上展示出对生活的感觉和向往。从孤独的童年开始，格雷厄姆就习惯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一个完全属于他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有伙伴，有希望和寄托，也有通往远方的道路和大河。他不断地把自己的情

感编成故事讲给儿子听。

《柳林风声》是一部具有英国散文风格的儿童文学作品。在田园诗般的故事中，拟人动物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宠物，而是生活在草丛树洞里的鼯鼠、河鼠、蟾蜍、獾和鼯等。它们在林间河边的故事浓缩了格雷厄姆的童年幻想和成年的生活感受。他把动物的拟人心理和人类对动物的行为交织在一起，描述出一个生动的充满情趣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吸引了孩子，也迷住了许多老于世故的成年人，使他们悟出了人间的另一种处世准则。据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曾亲笔致信格雷厄姆，说他看了三遍《柳林风声》。《柳林风声》被美国迪斯尼改编成动画片后，立即风靡全球。英国人将《柳林风声》改编成童话剧，成了每年圣诞节的保留节目。

一鸟进林，百鸟噤音。《柳林风声》的出版，使热闹的英国儿童文学界从此沉寂。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那经久不息的风声不知撩拨了多少儿童和成年人的心。

编者

2007年1月

* 目 录 *

第一章	大河	1
第二章	大路	14
第三章	森林	28
第四章	獾先生	41
第五章	可爱的家	55
第六章	蟾蜍先生	72
第七章	黎明箫声	86
第八章	蟾蜍历险	98

第 九 章	行走天下	113
第 十 章	蟾蜍历险续	131
第十一章	“眼泪像夏日 暴雨般流淌”	150
第十二章	尤利西斯归来	167



第一章 大河



· 1 ·

整个早上，鼯鼠一直在忙忙碌碌，起劲地为自己的小房子做春季大扫除。先用笤帚扫，又用抹布擦，然后拿着毛刷，拎着灰浆桶，在梯子、台阶和椅子之间上上下下地忙着刷墙。直到灰尘呛了嗓子，迷了眼睛，腰酸背疼，胳膊酸软，一身黑色的毛皮布满了斑斑点点的白灰，他才停下来。春天闯进他的小黑屋，满怀着圣洁和渴望的神气，在他四周飘来荡去。他禁不住猛然扔掉毛刷，大叫着：“讨厌！见鬼去吧，大扫除！”连外套也顾不上穿就冲到了屋外。好像上面有什么东西在急切地召唤，催着他跑进狭窄的地道。这地道连着上面的碎石子路，喜欢阳光的小动物们就住在那里。他的小爪子不断地刨呀，挖呀，嘴巴里喃喃自语：“加油，向上！加油，向上！”终于，“扑”的一声，他的鼻子一下暴露在阳光里。他在一大片草地上翻滚着，周围都是暖融融的绿草。

“哦，太棒了！”“这比刷墙美多了！”春风吹拂着他的额

头，阳光晒得他的绒毛暖烘烘的。他在地下住得太久了，听觉有些不适应，鸟儿们欢快的歌声像是在他耳边喊叫一样。享受着春天的欢乐，又不必做大扫除，鼯鼠高兴得一蹦一跳，飞跑着穿过草地，一直跑到草地尽头的篱笆边。

“站住！”一只守在篱笆豁口旁边的老兔子喊道，“这是私人过道，交六便士买路钱！”鼯鼠对他不屑一顾，显出很傲慢的样子，老兔子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鼯鼠继续沿着篱笆飞奔，一边还嘲弄着那些在洞口探头探脑的兔子，“洋葱酱！洋葱酱！”还没等那些兔子回过神来，他已经溜烟地跑掉了。于是，兔子们七嘴八舌地互相埋怨起来，“你真蠢，为什么不教训他……”“你应该警告他……”“哎呀，你干吗不……”全是过去的老一套。当然，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一切都那么美好，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鼯鼠跑过一片片草地，一会儿徘徊在篱笆边，一会儿穿行在灌木下，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到处可见鸟儿们在建巢筑窝，花儿含苞欲放，绿叶繁密茂盛，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大家都在忙忙碌碌，鼯鼠成了无所事事的小懒虫。他没有感到不安，耳边也没有响起“快回去刷墙！”的催促声，反而，他觉得很开心。也许，假日里最快活的不是休息，而是在一旁欣赏别人忙来忙去。

他溜溜达达地走着，觉得自己快乐极了。忽然，他发现自己来到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边。他生来从没有见过大河。这个圆润光滑、蜿蜒曲折、躯体庞大的动物，急切地向前翻滚着，嘻嘻哈哈地追逐着，咯咯地笑着东摸一把，西抓一下，将一个个玩伴拉在怀里，旋即又撒手而去，扑向新的伙伴。对方扭动着甩开它，但它又哈哈笑着追上逮住人家，牢牢抓在手里不放。大河浑身颤抖着，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一个个漩涡冒着泡沫，

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鼯鼠被这景象迷住了。他欣喜若狂，神魂颠倒，沿着河边一路小跑，就好像一个听大人讲故事入迷的孩子，紧跟在大人身后，纠缠着想知道故事结尾。他终于跑累了，在岸边坐了下来。可是大河的话语依然滔滔不绝，想把最奇妙的故事都讲给他听。这些从地心深处涌出的故事，会一路讲下去，直到汇入永远也听不够故事的大海。

鼯鼠坐在草地上，向河对岸望去。岸边刚刚高过水面的地方有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目光。他盯着洞口出神，心想：如果要求不高，只想在远离尘嚣的地方有一座别致的小住宅，发洪水时淹不着，那么这个地方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他呆呆地凝望之际，忽然看到洞口中间有细小明亮的东西，忽闪忽闪的，像个小星星。可是，在黑黑的洞中不大可能有星星，而且它太明亮，也不像是萤火虫。鼯鼠仔细再瞧瞧，那明亮的小星星在向他一眨一眨的呢，分明是一双眼睛。渐渐地，一张围着星星的小脸显露出来，像是一幅镶上框儿的画。

一张棕色的小脸，长着硬硬的胡须。

一张严肃的圆脸，眼睛里闪着光。就是这闪光刚才吸引了他的注意。

两只小小的耳朵，浓密的绒毛闪着丝一般的光泽。

原来是河鼠！

两个动物小心翼翼地互相打量着。

“你好，鼯鼠！”河鼠跟他打着招呼。

“你好，河鼠！”鼯鼠回答道。

“愿意过来玩玩吗？”河鼠试探着问。

“哦，过去说说话当然不错。”鼯鼠急切地说。他对河流以及河边的生活方式，感到十分新奇。



河鼠二话没说，弯下身子解开一条绳索，用力一拽，轻轻跳上了一只先前鼯鼠没有注意到的小船。那只小船外面刷着蓝色的油漆，里面是白色的，船的大小正好装下他们两个。鼯鼠的心一下就飞到小船上去，尽管他还不太清楚小船有什么用处。

河鼠很潇洒地轻轻划着船，稳稳地停在岸边。他伸出一只前爪，扶着小心翼翼的鼯鼠，“好啦，跳吧！”于是，鼯鼠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坐进了一只真正的小船。

河鼠把小船撑离岸边，划起双桨。

“今天过得真快活！”鼯鼠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还从来没坐过船呢。”

“什么？”河鼠惊异地张大嘴，叫道，“从来没坐过……你从来都没……哎呀，我……那你一直都在干什么？”

“坐船真的有那么好玩吗？”鼯鼠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其实，当他舒服地靠在座位上，一一打量着垫子、船桨、桨架以及所有令人着迷的装备，并且感到小船在他身下轻轻摇晃时，他就已经相信这一点了。

“好玩？这才算真正的生活，”河鼠朝前弯着身子，用力划着桨，郑重地说，“相信我，年轻的朋友，世上没有比在船上开心地玩更值得做的事情了，绝对没有。开心玩儿，”他陶醉地继续说道，“玩儿……在船上开心玩儿……在船上……”

“看着前面，河鼠！”鼯鼠突然大叫起来。

太晚了。刹那间，小船猛地撞在了河岸上。沉浸在梦中的划桨者，刚才还兴高采烈，现在却仰面朝天地摔在船底。

“在船上玩儿……跟船一起玩儿……”河鼠大笑着爬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说，“在不在船上倒也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

事，妙就妙在这里。不管你离开，还是不离开，也不管你是有目标的还是没目标，或者干脆什么地方也不去，你总是忙啊忙啊，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可又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只要你喜欢，你可以干，也可以不干。哦，听着！如果你今天真的没事，咱俩就顺水往下划，好好玩它一天，怎么样？”

鼯鼠的小脚丫跷啊跷的，心里乐开了花。他挺挺胸脯，十分满意地舒了口气，身子往柔软的垫子上一靠，“那今天我就快活活地玩上一天！”他说，“咱们马上就出发吧！”

“好吧，请稍等一会儿！”河鼠把缆绳结成个圆环，拴在码头上，返身上岸钻到自己的洞中。不一会儿，他蹒跚地走出来，抱着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柳条篮。

“把它放在你脚下吧，”他把柳条篮递上船，对鼯鼠说。随后，他解开缆绳，操起船桨。

“里边是什么？”鼯鼠扭动了下身子，好奇地问。

“里面有冻鸡肉，”河鼠简练地回答，“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小黄瓜沙拉法国小面包水芹三明治肉罐头姜麦啤酒柠檬水苏打汽水……”

“哇，打住，打住，”鼯鼠欣喜地大叫，“这么多啊！”

“真的吗？”河鼠认真地问道，“平时我外出游玩，也是带这些东西，可别的动物还老说我可怜巴巴，像个吝啬鬼。”

他说的话，鼯鼠一句也没听进去。鼯鼠正沉浸在刚刚出现的新生活里。水光、涟漪、香味、声音，还有阳光，这些都让他心醉神迷。他把一只爪子伸进水里，做起香香的白日梦来。河鼠是一个善良的好伙伴，轻轻地划着船，尽量不去打扰他。

“我喜欢你那身衣服，老兄，”河鼠说，小船大约已经行驶了半个小时，“哪天我攒够了钱，我就要去给自己也买一身黑丝



绒吸烟服。”

“哦，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鼯鼠回过神来，说：“你一定觉得我太没礼貌了吧，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实在太新鲜了。那么……这东西……是一只河吗？”

“不是‘一只’河，是一条河。”河鼠纠正说。

“你真是在河边住吗？这日子多快乐啊！”

“是在河边住，跟大河在一起，在河上划船，在河里游泳。”河鼠说，“大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姑姑姨妈和伙伴，是我的食品和饮料，还是我的洗漱间。它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再也不想别的什么，大河里没有的东西也不值得有，大河不知道的东西也不值得去知道。哦，跟大河在一起的日子多美妙啊！无论是冬天夏天，还是春天秋天，河里总是有好玩的东西，真叫人激动！二月份雨季到来，我的酒窖和地下室房间灌满了我没有一点用的饮料；在我卧室窗外流着褐色的河水；水退后留下一条条泥道道，散发出杏仁蛋糕的味道；芦苇和水草塞满了河道，我在河床上吧嗒吧嗒地跑，找些可口的新鲜食物，还能不湿鞋！”

“不过，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心烦呢？”鼯鼠怯怯地问，“就你跟这条大河，再没别的人一起聊天吗？”

“再没别人？……哦，现在我对你要求不能太高，”河鼠宽容地说，“你对大河还不了解，当然不明白。如今，河岸边住户太拥挤，拥挤得很多人都想搬家了。唉，变了，现在跟以前大不相同了。水獭、翠鸟、水鸡，他们整天在附近游逛，总要你干这干那——好像人家自己没事干一样！”

“那边是什么？”鼯鼠指着一片树林问道。河边的水草地映衬着林地，看上去黑森森的。

“那边？哦，是野树林呗，”河鼠简单地回答，“我们不大去那边，我们是河岸边的居民。”

“他们……他们那边的人好不好？”鼹鼠有点局促不安。

“唔……这个嘛，”河鼠答道，“我想一想，松鼠是不错的，还有灰兔……有的还可以，有的不好。当然，还有老獾。他住在林子最里边，别的地方都不去，哪怕你给他钱，他也不干。可爱的老獾！谁也别想去打扰他。”河鼠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他们最好别去打扰他。”

“怎么？难道还有谁去打扰他？”鼹鼠问。

“嗨，当然……总是有的，”河鼠吞吞吐吐地解释道，“黄鼠狼……白鼬……狐狸……等等。一般来说，他们还不错……我跟他们都是朋友……见了面也跟他们一起玩……但是，他们有时也吵闹不休，这无法否认。还有……对了，事实上你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鼹鼠很明白，继续再深问下去是违背动物世界的规则的，即使是简单地提一下也不行，于是他放下了这个话题。

“森林再往那边是怎样的呢？”他问，“那边看起来有些模糊，灰蓝色的地方，也许是山还是什么别的？有些像城里的烟雾，要不就是漂浮的云彩？”

“森林那边是更大的世界了，”河鼠说，“无论对你还是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了。我从来没到那边去过，也不打算去。你最好也别去，要是你还有一点头脑的话。请你不要再提它了。瞧啊，我们到了，就在这吃饭吧。”

他们划着船离开河道，来到一个小河湾。两边斜坡上铺满绿草，褐色的树根在平静的水面下像蛇一样弯弯曲曲。一道银色的河坝挡在河湾尽头，浪花在堤坝前飞溅。一架水车轻快地



转动着，旁边一间灰色山墙的磨坊里传来“嗡嗡”的声音，夹杂着清脆欢快的说笑声。实在太美妙了，鼯鼠禁不住举起两只前爪，喘着气叫道：“哦，天啊！哦，天啊！哦，天啊！”

鼯鼠把小船靠在岸边停稳，帮着有点笨手笨脚的鼯鼠上了岸，又从船上搬下来午餐篮。

鼯鼠请求让他独自来打开篮子里的食品。鼯鼠很乐意让他享受这份快活，自己便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休息。心情激动的鼯鼠抖开桌布铺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打开神秘的小包，把这些东西分类排放好。鼯鼠气喘吁吁，每当一个新的东西露出来，就大声惊叫，“哦，天啊！哦，天啊！”等一切安排妥当，鼯鼠说：“现在好了，使劲吃吧，老兄！”鼯鼠自是乐意从命，因为一大早起来他就忙着大扫除，还没顾上吃块点心，喝口水。从早上那一刻起，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简直像过去了好多天一样。

“你看什么呢？”鼯鼠问道。这时他们的辘辘饥肠略有些缓解，鼯鼠的眼睛也才刚刚从桌布上移开。

“我在看水面上的那串泡泡，它飘过来飘过去，很好玩。”鼯鼠说。

“泡泡吗？啊哈！”鼯鼠高兴地叫起来，像是在发出邀请。

河面上露出了一个宽宽扁扁，闪着光亮的嘴巴，接着，水獭一下钻出了水面，抖着毛皮上的水珠。

“馋嘴的家伙！”他一边说，一边向这堆食物走来。“请客为什么不告诉我，鼯鼠兄？”

“这是临时决定的事情，”鼯鼠解释说，“顺便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鼯鼠先生。”

“很荣幸见到你。”水獭说。他们两个立刻成了朋友。

“到处都乱糟糟的，”水獭继续说道，“今天好像所有的人到大河上来了。我到这边小河湾原本是想找点清静的，没想到又碰上你们俩！……至少……哦，对不起……我不是那意思，你们知道。”

他们身后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接着，从挂着上一年枯树叶的树篱芭里，钻出一个花条纹的脑袋，后面是高高耸起的肩膀。

“来啊，老獾！”河鼠朝他喊道。

老獾朝他们迈了一两步，咕咕哝哝地说：“哼，这么多人！”然后掉转身，马上无影无踪了。

“他就是这么个家伙！”河鼠有些失望的说，“他不喜欢跟别人来往，唉，今天我们别指望再看到他了。唔，跟我们说说，今天谁到大河上来了？”

“蟾蜍来了，”水獭答道，“划着他那崭新的赛艇，穿着一身新衣服，全套新的！”

他们两个彼此望望，心领神会地放声大笑。

“早先，他只喜欢玩帆船，”河鼠说，“后来帆船玩腻了，又喜欢上平底船。每天从早到晚的，没有什么能比撑着船到处游玩更让他开心的了，可是也没少闯祸。去年他又看上了游船，我们都得上船去陪他，还得装出很喜欢的样子。他还动过这心思，想在船上住一辈子呢。不管他玩什么都这样，玩腻了就开始寻找新鲜玩意儿。”

“他倒是个可爱的家伙，”水獭若有所思，“只是有点不稳当……尤其是在船上！”

他们坐着说话的地方，隔着一个小岛，能隐约看见主河道。正在这时，一艘赛艇飞快地驶入他们的视野。划船的是个矮矮胖胖的家伙。他把船划得摇摇晃晃，水花四溅，可是仍然使尽



全力地划着。河鼠站起来跟他打招呼，蟾蜍——那正是他——摇摇脑袋，依然起劲地划着。

“他要是这么摇来晃去，不出一分钟就会翻到水里去的。”河鼠说着重新坐下来。

“他肯定会掉到水里的，”水獭呵呵地笑，“我不是告诉过你蟾蜍和船桨打架的故事吗？就是这样发生的。蟾蜍……”

一只嬉戏的蜉蝣正在逆水穿行，忽然又摇晃着改变了方向，初见世面不久的蜉蝣往往是这种逍遥的做派。只见水面上溅起一些水花，噗，那只蜉蝣不见了踪影。

眨眼间，水獭也不见了。

水獭的话声还没落，鼯鼠低头一看，他刚刚摊开四肢躺过的那块草地上，显然已是空无一人。从这里一直望向远处，都没他的踪影。

在河面上又冒出一串长长的水泡。

河鼠哼起一支小调。鼯鼠想起来了，这是动物社会的规矩，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由于什么原因，或是根本没有原因，对朋友的突然失踪，都不允许轻易发表评论。

“好了，”河鼠说，“看来我们该换换地方了。我在想，我们两个由谁来收拾午餐篮？”河鼠说话的口气并没显示出他想揽下这件差事的意思。

“哦，让我来收拾吧。”鼯鼠说。于是，河鼠就由他去忙活了。

往午餐篮里收拾东西，可不像往外拿时那么令人愉快。但是，鼯鼠做什么事情都乐于尽心尽力。只是当他刚扎好篮子，却又发现草丛中还有一只盘子在朝他瞪眼。等他再次收拾好，河鼠又告诉他还有一把叉子躺在谁都应该看得见的地方。到最